



sina 新浪

第二届 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 获奖佳作

金庸、余秋雨、海岩、周国平等
组成强大评委阵容

雪屏 / 著

NI XI HUAN LIN KEN GONG YUAN MA

你喜欢 林肯公园吗

北京出版社



sina 新浪

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 获奖佳作

金庸、余秋雨、海岩、周国平等

组成强大评委阵容

你喜欢 林肯公园吗

雪屏 / 著

NÍ Xǐ HUAN LÍN KÉN GONG YUAN MA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喜欢林肯公园吗/雪屏著. —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5

(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获奖佳作)

ISBN 7-200-05902-1

I. 你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2454 号

你喜欢林肯公园吗

NI XIHUAN LINKEN GONGYUAN MA

雪 屏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880×1000 20 开本 10.5 印张 179 千字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 000

ISBN 7-200-05902-1

I·894 定价:18.00 元

献 给

我在 1976 年唐山大地震遇难的父亲
和已故的苏书棠先生

引子

稀奇古怪的雕刻在转，壁炉在转，橡木的未上漆的橱柜在转，笨重的高背椅子在转，整个被叫做“呼啸山庄”的酒吧似乎都在转，达利感觉仿佛是骑在旋转木马上……他知道他是醉了。一晚上，他已经灌了太多的麦酒，麦酒是“呼啸山庄”特酿的一种高浓度啤酒，劲大得赛过爱国者导弹。

“呼啸山庄”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神秘所在，聚集着许多对烈酒情有独钟的雄性动物，而这里的老板却是个典型的小妇人，以写美文著称，平生最崇拜艾米莉·勃朗特，所以在酒吧的墙壁上悬挂了好多幅这个30岁就辞世的英国女作家的肖像，还把《呼啸山庄》的铜版插图用镜框镶起来，摆在每张酒桌上。在这里喝酒是不用那种雅致啤酒杯的，而是用一种特制的叫做“希刺克历夫”的大号粗瓷陶杯，一斤的容量。如果谁存心要拿酒精麻醉一下自己的话，那么你算来对地方了。喝醉了，想大哭一场，里间有隔音室，尽管去，哭够了，醒醒酒，再走。

女老板说这里是培训男子汉的训练营地。

达利是慕名而来的。在这样一个夜晚，他又是这样的一种心境，他觉得他很有一醉解千愁的必要。畅饮一番之后，他站都站不起来了，两条腿比芦苇还软。他撑着椅背慢慢地挪动脚步，想靠自己的腿走出“呼啸山庄”去，结果刚一迈步就跌倒了，喧嚣与骚动着的酒吧里竟没有一个人去注意他，除了那个年轻的酒保。

出了“呼啸山庄”，清凉的夜风吹过来，他一边做着深呼吸，一边挣脱酒保搀扶着他的手，踉踉跄跄地踏着探戈舞步沿着长街漫无目的地往前走。酒吧里马蜂窝一般的嘈杂声音渐渐远去。他在路边小店买了一瓶矿泉水，冰

镇的，喝了两口，其余的都浇在自己脑袋上。突然，福克纳写过的一句话跳进他的脑子里：他有睡觉的欲望但他现在得跟清醒作斗争。此时此刻这话用在他身上正合适。他苦笑一声，不禁恶作剧似的冲着对面的高层建筑吼了一嗓子：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。嗓音嘶哑，特崔健。

这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

他天性独立，但即使再独立，有时也需要一些安慰，而他现在正处于这样的时刻。

突然一辆出租车从身边驶过，他忙喊道：“停下，捎个脚，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——”

1

这时候，显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，因为透过两扇落地的百叶窗，太阳光斜射进来，在房间的地板上映出一道道斑马线。醒来，达利仍然感觉脑袋里面仿佛有个钟摆似的，左一下，右一下，很有节奏地敲打着两侧的太阳穴，挺疼。

他有点迷糊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有雕花石板的穹顶，有烛台式的花柱，还有枝形壁灯，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，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小心闯进了早年间的某个伯爵的府邸。

也许是宿醉后的幻觉吧，他一骨碌从带陀螺式装饰的桃木床上坐起来，使劲揉了揉眼睛，看见一个穿白色衫裙的女人正俯视着他，那双墨色的眸子一眨一眨的，白皙的面孔、脖颈以及鼻子和唇都酷似精细的浮雕，给人一种神圣而又凛然的感觉。

“我该提醒你一下，海明威在他的剧本里写了这么一句台词：那就是在

进屋之前先把你的靴子擦擦干净。”她说。因为他的脚上都是污泥，不知他在哪里蹭来的。

2

这是达利高中时的班主任，教美术的，他们叫她雪子老师。毕业虽然 10 来年了，可是他们仍然这样叫她。

雪子老师尽管比达利大 8 岁，却永远是一副任性少女的形象，像当年的山口百惠，所以一直是达利心中的偶像，也就是所谓的暗恋对象……

“清醒了没有？”雪子老师绷着脸问道。达利茫然地点点头，像一只搁了浅的舢板上的渔人。他想问雪子老师怎么会在这里，雪子老师却不给他这个机会，指了指卫生间的方向，“去，冲个澡，把身上的齷齪味给我洗洗干净。”达利猜想自己的样子一定非常狼狈，脸一红，赶紧照着雪子老师的吩咐去做了。

达利借着卫生间的镜子自恋了一番，还好，没有想像中的那么憔悴。不过，对于一个 30 岁的汉子来说，脸上不可避免地有放浪的痕迹，幸好带些稚气的五官掩饰了他的沧桑。从卫生间出来，湿漉漉的他觉得自信多了。

雪子老师把一身几何图案的睡衣丢给他，淡淡地说：“再把这个换上，对你这样的褻褻主义者我实在受不了。”

“我这身牛仔挺好的呀。”达利立即狡辩了一句，表情就像只急着跳出篱笆的宠物似的，可是，当他的眼神碰到雪子老师冷若冰霜的目光时，立马闭上了嘴巴，乖乖地把衣服换了。

“这才像个样子，”雪子老师满意地说，“过来喝咖啡吧，特意为你煮的。”

“谢啦，”达利知道雪子老师是煮咖啡的好手，“好久没喝你煮的咖啡了，正好解解馋。”

雪子老师给他的咖啡里兑了两小勺鲜奶，达利又捏了一块方糖放进去，晃了晃杯子，一股清淡的紫罗兰和坚果融合在一起的香味弥漫开来，他抿了一口说：“你要是开一家蓝山咖啡馆，一准生意兴隆。”

“阿谀奉承那一套少来。”雪子老师像吃了酸葡萄似的撇撇嘴，“你知道酗酒有多么危险吗？”她从壁桌上的台灯下抽出一本精装的医学书，“看，书上写得清楚，许多致命的毛病都是由酗酒引起的，比如肝硬化、肾衰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达利太了解他这位老师了，凡事都要到书本里去寻找理论根据，那习惯特像一个单纯幼稚的大二女生。

“得嘞，以后我戒酒，下不为例好吗？”达利知道她的内心犹如一座不设防的城市，占领它并不困难，只要态度诚恳一点，神情庄重一点，就成——这是一个诀窍。

果不其然，雪子老师说：“算了，念你初犯，既往不咎，不过，要以观后效。”这时候，她的脸色渐渐多云转晴，并且有了芭比娃娃一样的笑容。

“遵命就是了。”郁闷了很久的达利，不知为什么，见到雪子老师，所有的烦恼似乎都淡化了。

“我知道你有一肚子话要说，我也是，不过不是现在，现在是我们品味咖啡的时候。”雪子老师又用银制咖啡壶给达利冲了一杯咖啡，这一回，她建议他不放鲜奶，也不放方糖，而是加一些蜂蜜进去，调匀，让达利尝尝看。达利意外地发现咖啡里竟有了一种麝香的味道。

“你喜欢林肯公园吗？”雪子老师突然问道。

“我只知道是美国的一支摇滚乐队，听得不多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来听听。”她放了一张CD，房间顿时回荡起重金属音乐，那首歌叫《轻松地跑》。

雪子老师就是这么一个将格调进行到底的人，过去她就总说：“格调是一种灵魂和道德表现的外在符号。”

3

雪子老师的这个带阁楼的房子坐落在山脚下，在山民种植的玉米、高粱、茄子、黄瓜和西红柿的中间。从外表上看，这个房子跟其他普通的房子比没什么特别，房檐上照样长着野草，照样吸引着麻雀在上面跳来跳去，只是稍微大了一点。而走进去才会发现，这里贵族得不得了，几乎所有的装饰和摆设都是仿路易十六风格的。

“这是我父亲的画室。他当了美术学院院长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画过画，而是着魔似的鼓捣这些装饰和摆设。”雪子老师在跟达利散步的时候这样说，“你看那片湖，父亲生前把它叫做‘瓦尔登’。我每年的寒暑假都会到这里来。你呢，你是第一次来吧？”

“是，我是第一次来，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，奇怪的是，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。”达利迷惑地说。

“还好意思说！”雪子老师告诉达利是他给她打电话，要见她，当时他已经醉了，醉得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，只好让他把电话交给出租车司机，出租车司机按照她指引的方向，拐弯抹角地找到这儿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我叫阴谋家给阴谋了。”说完就一头栽倒呼呼大睡，睡得像个熊瞎子。

“天哪，”达利红着脸嘟囔一句，“这次糗大了。”

雪子老师说：“怕什么，在老师面前出糗算得了什么，别忘了，高二时你还扎在我怀里哭过呢，因为失恋。”

“你也别忘了，你还扎在我怀里哭过呢，”达利反唇相讥，“就是你的日记被公开的那次。”

“不许胡说。”雪子老师一把捂住达利的嘴巴，“上帝呀！”她简直尴尬死了。

你 喜 欢 赫 肯 公 园 吗

nixihuanhiken Gongyuanma

“我不需要上帝，上帝却需要我。”他说完，撒腿就跑，达利知道她饶不了他，非得打他一巴掌才解恨。她永远是一派天真，像个不愿吃亏的小美眉，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似乎也还是这样。果然，雪子老师真的张牙舞爪地扑上来，一个追，一个跑，他们仿佛又回到了校园。在校园的时候，她就经常跟他们一起踢球什么的，输了就不高兴……

跑累了，达利只好停下，举双手投降，“我怕了你啦，随你处置好了。”达利在垄沟边坐下来，雪子老师拧住他的耳朵好一通报复之后，才气喘吁吁地蹲在他旁边。

达利发现雪子老师的头发上落上了很多的花瓣，他想给她摘下来，犹豫了一下，没敢，有这些花瓣的衬托，她反倒显得娇艳了许多。可惜，她选择了独身主义。达利知道她的这一选择是因为那本被公开的日记，那还是她刚刚从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，到达利就读的这所中学当美术教师不久发生的一件事，就是那件事改变了她的人生。

雪子老师将胳膊搭在达利的肩上，就像以往习惯的那样，问道：“你还在做书商吗？”

“是啊，”达利回答，“梭罗不是说，你想去英国过一个诗人的生活，就得先到印度赚钱。”

“那么，你赚钱的目的呢？”雪子老师说。从她的语调里可以感受到原始沼泽的淤泥中的冰冷潮气，这是被他叫做雪子老师的那个女人特有的嘲讽方式。

“赚了钱，我也在这里盖一座红砖青瓦的房子，不过最好不要像你的这座这么大，”达利说，“我要有自己的菜园子，自己的庄稼地，耕作之余，就读书；读书之余，就吹箫；吹箫之余，则一遍又一遍地看伯格曼的电影，像一朵花、一棵树、一块岩石那样自然地活着。”

“还好。”雪子老师像给他打分似的说，“我还以为你的理想是成立自己的狗屁公司呢，再雇个妖媚的女秘书陪着，隔三差五去参加高尔夫俱乐部会员活动什么的，忒俗了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来着，”达利冲雪子老师做了个鬼脸，“怕人家高尔夫俱乐

部不接纳我。”

“呸，你要是那样的话，我再理你才怪。”雪子老师把脸凑到达利跟前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，“在我的辞典里，那些都是没有影子的人，臧克家的那句诗‘有些人活着，却已经死了’，说的就是他们。”

达利打趣说：“唉，我是越来越老了，所有的官能似乎都进入了休眠状态；而你则越来越‘愤青’，充满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。”

“你讨厌！”雪子老师说，“噢，对了，你昨天说你被阴谋家阴谋了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达利找雪子老师来就是要跟她倾诉的，可是她突然这么一问，倒让他像被卡住了的打字机色带一样，所有的话都拧成一个结，无从说起了。

雪子老师很讨厌商人，无论是书商还是房地产商。达利知道这个。让一个对自己抱着无限希望的人失望，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情，况且，那个人还是那么洁白如雪飘逸如风呢！他不免有一点愧疚，愧疚得像软体动物似的抬不起头来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嗨，说来话长……”

雪子老师揉了揉他稍嫌蓬乱的头发，洒脱地说：“既然说来话长，那就找一个从容的时间再说，来，拉我起来。”他们牵着手向那座大房子走去，那里有雪子老师为他准备的早餐，浇汁肉排，以及意大利面条，雪子老师总说意大利面条是流浪艺人的特定食品，不过，达利最喜欢。

4

“你知道，我以前是个散淡的人，当书商之后，那种散淡的心境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自从我做第一笔生意起，我就不配散淡了，散淡毕竟是一种境



你 喜 欢 林 肯 公 园 吗

nixihuanlinkengongyuanma

界。记得我收到第一笔款子的时候，我简直惊呆了，十六万元的现金，明明白白地摆在那，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的钱，怎能不觉得惊心动魄呢？我出的第一本书是日本‘无赖派’作家坂口安吾的《白痴》。那笔款子是沈阳的，我做东，请他们吃烤鸭，从饭店出来天时已晚，银行已经关门了。我怕丢了，居然像个傻瓜一样守着那一捆捆的钞票，整整一夜，直到天亮，把钱存进了银行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。”达利跟雪子老师背靠着背，坐在铺了地毯的前廊上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聊着。黛色的月光像梦魇似的笼罩着他们俩。

雪子老师开了一瓶龙舌兰酒，喝的时候，撒一点盐在浇了柠檬汁的草莓上，呷一口，吃上一颗冰镇草莓，是一种特别的享受，比墨西哥还墨西哥，这又是她的创意。“出书不是要花很多钱的吗，你的启动资金是从哪来的？”她示意达利张开嘴，然后丢一颗草莓进去，问了这么一句。

“说出来，你别见笑，当时我的裤兜里只有20块钱，译稿费欠着，书稿费欠着，制版费欠着，印刷费也欠着，总之欠了一屁股账。裤兜里那点钱只能买上两盒三五烟，见谁给谁敬一支。幸亏那本书还算畅销，小小地赚了一笔，如果赔了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那一段日子我是担惊受怕，夜里睡觉，常常被噩梦惊醒，出一身冷汗。”至今，达利想起往事来，还是觉得有点后怕。

“人家是两把菜刀闹革命，你是20块钱打天下。”雪子老师的话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味道，以至于你不知道她是在夸你，还是在骂你。

达利说：“我就用《白痴》这本书赚的钱，办了一个文化公司，一个只有两三个人的小文化公司，其中我最得力的助手是任开群，比我大几岁，挺勤快的一个人，我要说该去上海文庙结账了，他抬腿就走，一分钟都不耽误，真的是言听计从，可是，几年以后我才发现，是我误读了他。”

“这个人有什么故事吗？”雪子老师转过身来，面对达利，嘴角微微上翘，对于一贯矜持的她来说，这就是微笑了。显然她对任开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“他呀，有一个卧薪尝胆的故事，我以后再讲给你听。”达利发泄似的扬脖灌了一口酒，他知道，雪子老师一定对他这种野蛮人的饮酒方式皱起了眉头，没办法，每次他感到不愉快的时候，他就想这么喝酒，痛快，而且还可以压惊。

雪子老师好像也知道他心里别扭，所以，片刻之后故意转移话题说：“算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最近读什么书了吗？”

达利苦笑了一下，“读了，不过都是急用先学，为的是立竿见影。跟哪个作家谈稿子，就读哪个作家的书，讨价还价时，让对方知道底牌都攥在我的手里，使自己处于上风。如果对方是个老作家，我甚至会花几个晚上，去背诵他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早期作品，约稿时，顺嘴溜达出几句来，能把老作家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稿费也就好谈了。”

“奸商！”雪子老师骂了他一句，达利不怕她骂，以前挨她的骂还少吗？都习惯了。雪子老师托着腮欣赏着湖一般清澈的夜空，试图辨认出自己熟悉的星座，“山民告诉我，只要能看见山毛榉上的青苔，就会知道北斗升起的地方。”她说。

雪子老师的雅兴显然感染了达利，他也欣赏起满天的星星来。这里的星星仿佛被奇迹般地赋予了生命。都市就没有这么多的星星，都市只有花花绿绿的霓虹灯，虽然这里离都市仅仅需要一个钟头的车程。“哎呀，一颗流星滑过去了，还拖着长长的尾巴呢。”他把他的惊奇发现指给雪子老师看，雪子老师脸上的表情顿时丰富起来。他知道，她准是在许愿。

5

达利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在博物馆里转悠，缓步穿行在一座座雕像之

你

喜欢

林

肯公园吗

nixihuanlinkengongyuanna

间，当他准备离去的时候才发现，自己已经不能动了，他也变成了一座大理石雕像。他焦灼而急切地尖叫起来，发出来的竟是像豹子一样的吼声……

“怎么了？”雪子老师穿着睡衣就从自己的睡房跑出来，摇晃着拼命挣扎的达利，“醒醒，你醒醒！”

达利“腾”地坐起来，嘴唇仍在哆嗦，眼睛直直地瞪了雪子老师半天才把她认出来，他好像终于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扑过去，紧紧箍住她的腰。雪子老师温柔地将他的头揽进自己怀里，轻轻抚摸着。

“傻孩子，”她的柔情显然平息了他的恐惧，她看着他揉搓得十分凌乱的头发，不禁开玩笑说，“你看你，简直成了最后的一个莫希干人。”

达利安静地栖息在她的怀里，仿佛一只迷路的雏鹰找到了自己的巢穴一般。透过她薄薄的白纱睡衣，他能闻到她身体的馨香，也能感受到她的性感像鱼鳞似的一片片地剥落下来——这是一个真正的女人才具有的东西。

雪子老师问：“你做噩梦了吧？”达利点点头。“别那么惊魂未定好不好，昂起头来，伸直你的脖子，你那样的时候，特像大画家达利的那幅油画《具有拉斐尔风格脖子的自画像》。你知道，那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。”她离他那么近，觉得她的呼吸比忍冬花的气息还要芬芳。“还记得第一次在班上点名，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不由得愣了一下。”

“我的名字是不是太怪？”

“达利是我崇拜的一个著名画家，他的大多数作品我都临摹过，你站起来时，那副满不在乎的架势，一下子使我想起了那幅画。从此，你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”雪子老师说着，按了按达利的鼻子尖。

“那么说，你对我好，纯粹是给那个画画的达利面子啦？”

“耍贫嘴！”雪子老师眨了眨鸽子般纯真的双眼，说道，“你要是不想马上睡的话，我们就听听摇滚怎么样，这么着可以提提神，比喝浓咖啡还有效果。”于是，房间里又响起林肯公园乐队的歌声，那些唱歌的人那么的自信，仿佛可以跟上帝平起平坐似的。达利靠门框站着，抱着双臂倾听着，而雪子老师则边跟着哼唱边扭动着腰肢，像个活泼的女巫。

“你想不想跳舞？”与其说这是一种邀请，倒不如说是一种诱惑。她跳的时候，一绺调皮的头发总是垂下来想遮住她的眼，她就不得不腾出手来照顾它，把它再撩上去。

“我不想跳，我也想不起来该怎么跳了。”达利摇摇头说。

“你难道忘了我的职业啦？我是一个启蒙者，不怕你不会，就怕你不学，来吧。”她向他伸过手来，他发现她的手指格外纤细，而且洁白。

“我现在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呢，可以拒绝吗？”壁灯柠檬色的光给达利的脸上抹了惺忪的一笔，那个梦显然还困扰着他。他不想动，他就想靠门框站着。

“当然不可以了。”雪子老师固执地伸着手，向他勾着手指头，一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，“跳个舞，会让你变得开心起来，我可不愿意看到你阴天下雨的表情，快点，听雪子老师的话。”

他只好过去，拉起她的手，随着音乐扭了起来，但是四肢显得有点僵硬，像个第一次乘坐独木舟的游客似的，总要张开双臂来保持身体的平衡，免得一头栽进水里。

雪子老师被他的笨拙逗笑了，一边矫正他的动作，一边说：“你太像卓别林了。”

是有一点像，达利想，他不禁也笑了。端正了一下态度，尽力模仿着雪子老师的姿势，很快，他就找到了舞蹈家的感觉。

“好，孺子可教。”雪子老师像个在荒野意外发现了猛犸骨骼化石的古生物学家，惊喜地说道。

“哪里哪里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”达利调侃道。

渐渐的，他们完全沉浸到音乐的节奏之中，比印第安人部落举行酋长加冕典礼仪式上的舞者还要投入。偶尔，两个人的目光交叉在一起的时候，除了微笑，似乎又多了些意味深长的东西。亨利·米勒说过，跳舞是一种慢性抒发情欲的方法。这话也许有几分道理。他们越跳脸色越绯红，那是兴奋的光彩，当林肯公园乐队的最后一首歌结束时，他们已经紧紧地搂在一起，吻了起来。



这个吻来得异乎寻常的突然，仿佛是一种下意识动作。达利能感觉到雪子老师浑身都在颤抖，而他也是。他们都拿对方的唇当作一眼最甘甜的清泉，贪婪地吸吮着。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。

对达利来说，雪子老师是个神，这是他第一次跟一个神亲密接触，简直梦幻一般。就在他摩挲着她圆润的肩头的时候，她仿佛是潮汐过后的沙滩，突然平静下来，猛地一把推开他，羞愧难当地垂下头，喃喃地说：“我们这是干什么，我们这是干什么呀！”可是达利很快又把她的嘴唇衔在自己的口中，好像……皮埃尔·洛蒂在《冰岛渔夫》中是怎么说来着——好像一个口渴的人被人夺去他的凉水杯那样。最后，雪子老师还是挣脱了，掉头朝自己的睡房跑去，砰地撞上了房门。

达利傻了，怅然若失地站在那，抚摸着依然灼烫的嘴唇。如果他不是时不时地眨一眨眼睛的话，那就跟蜡像馆里陈列的蜡像没什么两样了。

6

“我的第一本书印出来以后，我甚至不知道发给谁，毕竟是初出茅庐，两眼一抹黑，只好怀揣着样书，沿着京广铁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走，每到个城市就去车站附近的书摊上打听，他们的书刊杂志是从什么地方批来的，然后根据他们的指点才能寻到当地的批发点。”达利说，“赶到长沙，正好遇到了一个叫李雨枚的女人。她见我风尘仆仆的样子，简直哭笑不得，说书商都像你这么发书，非累死不可。她把我带到黄泥街她的书店里边，拿出一捆用猴皮筋绑着的名片，说只要照上面的地址，将征订单一个城市寄一份，就行了，就可以等着数钞票了。果然，李雨枚没有骗我。后来，我问她，她为什么要帮我。”

“她是怎么回答的？”雪子老师问道。

“她说，看到我当时狼狈的情景，就想起了自己起步阶段的艰难。以后，我们成了好朋友，我拿她当姐姐一样看待，她也很看重我。她说她看重我的原因有两个：一是脑瓜好使，二是从不做黑道生意，比如盗版什么的。说起来，李雨枚很有意思，她每年只在春秋两季出来收账，冬夏就歇着，歇着嚼槟榔。”达利把手中的鱼竿抖了抖，接着说，“她无论到哪里，都带着两个保镖，是从武术队请来的。保镖永远那么严肃，没有表情，也许没有表情往往就是最酷的表情。李雨枚说，有猫为避鼠。”

他们正在一条小船上垂钓。小船在宽阔的湖面上荡漾，因为使不好木桨，所以小船划不太远。达利怕雪子老师因昨晚的事生气，挺担心，担心第二天就把他驱逐出境了。可是没想到，雪子老师出现时却出奇的镇静和自然，仿佛是个失忆病人，所发生的一切都忘掉了，起码从她美丽的大眼睛里是看不出丝毫痕迹的，而且，达利发现她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皮肤娇嫩，面颊红润。早餐时，她说要跟他一起去钓鱼，有船，问他会不会划，只在公园划过船的达利赶紧说：“会划，会划。”

达利钓鱼的时候，雪子老师则脱掉鞋子把脚伸进湖水里，她的脚那么白，近乎于无限透明，达利刹那间有一种想抚摸一下的冲动。她让他继续讲他的书商故事，她一边听他讲，一边用充满探究的眼神注视着他，时不时还会像玩具娃娃似的眨一眨眼睛。这时候，有鱼咬钩，她把手指竖在唇边，示意达利安静。

“哈，好大的一条鱼啊！”达利兴奋地将钓上来的鱼放进鱼篓里，那条鱼还在不停地跳。他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鱼，鲭鱼、鲤鱼或是鲱鱼对他来说没什么不同，长得都是一个模样。

“笨蛋，这是白鲢。”雪子老师哧哧笑着，嗔怪似的骂了一句。

“好可怜的一条落网的鱼。”达利的脸上流露出一缕挥之不去的怜悯。

“不，不能那么说，能在风光如画的自然怀抱里，自由自在地徜徉，哪怕只有一天，也是令人羡慕的。”雪子老师眺望着远山，无限神往地说。